



人生坐标

LIFE COORDINATES

长篇小说 刘永松◎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人生坐标

LIFE COORDINATES

刘永松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坐标 / 刘永松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222-10194-4

I.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0713 号

责任编辑: 唐贵明
责任校对: 唐贵明
封面设计: 邓树雄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书 名 人生坐标
作 者 刘永松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20 × 101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德范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194-4
定 价 28.00 元



夜，死一般寂静。在灯光的映照下，医院的墙壁白得像一道道匕首上的寒光直刺人眼。急救室门口冰冷的长椅上坐着四个人，准确地说说是三个人，因为一个是一岁左右的婴儿，她正躺在那个瘦削的穿着洗得发白的黑白格子衬衣的男人怀里熟睡，男人的皮肤白皙，嘴巴上面冒出一些刚刚变黑的胡茬，满脸的疲惫掩饰不住一脸的稚气，这显然不是孩子的父亲，准确地说他也还是一个孩子，是小孩的舅舅。另外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两个女人，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少妇。老女人与其说是坐在椅子上，还不如说瘫在椅子上更准确一点，她穿着一件黑色开衫的厚毛衣，错了位的扣子把整件衣服拉扯得像挂在她身上一样，极不协调。她灰色的眼睛就像快要窒息了的金鱼一样暗淡无光，凌乱披散着的头发使她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扔在椅子上的烂麻袋。坐在她旁边的少妇，虽然两眼红肿，脸庞憔悴，但依然掩饰不住妙龄少妇姣好的面容，满脸的悲苦使她变得更加楚楚动人，让人产生想保护她安抚她的冲动。她的手里紧紧地攥着旁边老女人的手，似乎在给她力量和安慰。

夜已经很深了，医院走廊上的四个人，只有那个女婴在熟睡，脸上还挂着甜蜜的笑。其余三个人都疲惫不堪，但却毫无睡意，绷着一张愁苦的脸用空洞的目光盯着虚空的世界。急救室的门突然“哐”一声响了起来，就像寂静的黑夜突然响起了一声闷雷，椅子上的三个人条件反射般弹跳起来。从门里闪出来一个医生高声叫道：“请问汪大勇的家属在吗？”



走廊里的三个人异口同声道：“在！”

医生：“病人情况非常危急，需要立即手术，准备30万元手术费，如果延误了手术时间病人会有生命危险！”

那少妇走上前恳求医生：“医生，能不能先做手术，我老公已经在筹钱了，但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一时半会筹不到呀，只要一筹到我们马上就交。”

医生用惯有的冷漠和公式化的口吻说道：“这是医院规定，先交钱再手术，我做不了主！”

少妇走上前一步想拉住医生再恳求，医生已经闪进了急救室的大门。

那老女人的眼泪又滚了出来，哆嗦着身子用干枯的声音说道：“紫玫，这怎么办呀？”

那叫紫玫的少妇赶紧走上前去把老女人扶着坐在椅子上，一边搂着她的肩膀轻轻拍着，一边说：“妈，你不用担心，陶林已经去筹款了，相信他很快就能回来，手术完了，爸爸也就没事了！”

那当舅舅的大男孩抱着外甥女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焦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对面的两个女人身上，倾听着她们的每一句话，生怕遗漏了半句。

紫玫安慰好母亲后，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她翻出手机里的“老公”轻解一下屏幕，对方手机里立即传来“嘀”的一声，紫玫屏住呼吸，等待着对方接听，突然手机里传来“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紫玫觉得奇怪，这么晚了又不在开会，为什么会掐断电话呢！紫玫又拨了第二遍，一样的情景又发生了，第一声通了后，第二声又显示对方掐掉电话不接。紫玫更奇怪了，平时陶林开什么重要会议都是只要看见自己打的电话还是会低声接听，实在不方便接都会立即发短信过来。这么晚了，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活动么？紫玫一边想一边等候着短信和回电。紫玫一边数着时间一边看手机，毫无动静。

紫玫又拨了第三次电话，一样的情况，紫玫生气了，居然敢掐我的电话，而且还不回，能有什么重要事情比我的电话还重要的呢？紫玫又拨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每拨一次火苗就上窜一截，拨到后来紫玫像火球一样变得疯狂起来：“我就一直拨，不相信你不接，

不接我就一直拨，拨到你接为止！”

“紫玫，也许陶林有什么重大事情在处理，你休息一下吧，等他给你回过来电话！”紫玫母亲强打精神劝慰近乎歇斯底里的女儿。

“能有什么事比我还重要，比爸爸躺在手术台上等救命钱还重要！”紫玫向她母亲吼道。

紫玫又开始疯狂地拨打手机。

医院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窗外悄悄钻出了一丝鱼肚白。

紫玫不知拨了多少遍手机，终于响起了第二声“嘀”的声音，紫玫大口喘息着紧张地等待着话筒里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响到第四声的时候，终于有人接听了，“喂，你好，请问你找谁！”一个温柔而慵懒的年轻女子的声音。

紫玫像触电了一样，弹跳起来，全身痉挛，手机“啪”一下掉在地上，她僵在空中成了石像。急救室的门“砰”的一声巨响，嘈杂的脚步声还有响亮的叫声：“请汪大勇的家人准备后事，病人因为延误了抢救时间死亡！”紫玫的母亲刚站起来接着就向前一头栽了下去，舅舅跳起来吼了声“爸爸”就扑向急救室里，被重重摔在地上的女婴“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

—

夕阳像刚从鲜血中捞出来的小圆球，把附着在上面的鲜血，一滴一滴地洒向大地，并浸染开来，形成各种各样怪异的图案，狰狞恐怖。紫玫凝视着那一个个怪异的图案，看着那一摊摊刺眼的鲜红，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仿佛地上的那些不规则的血液的颜色散漫开去的东西是从她的心里流淌出去的，而且她的命运和人生似乎注定和那些不规则的图案有着某些不可言说的关联。

想到这里，紫玫的心似乎又被蜜蜂蜇了一样，浑身忍不住痉挛了一下。紫玫站在大街的十字路口，感觉身上一阵阵燥热，愤恨地盯了血染的小球一眼，心里骂道：“都快落下去了，还这么狠毒。”骂着，



紫玫忽然感觉有无数根细小而尖锐的肉眼看不见的利箭正一根根刺入自己的体内，像痛又不全是，说痒也不正确，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极不舒服的感觉，紫玫嘴里不禁嘀咕道：“黑色的七月过去了，红色的七月依然过不去！”

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车子像流水一样没有尽头，行人匆匆，朝着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目标走去，他们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匆忙的，要么是焦急的，而紫玫是面无表情，亦不知该走还是该停，更不知要走向哪里。紫玫忍不住羡慕起大街上的行人来。

夜正悄悄地伸出了他的黑手，把月亮的眼睛狠劲地蒙上，橘红的路灯闪烁着一双双狡谲暧昧的眼睛，使渐渐安静下来的城市、车流、人群显得怪异而缥缈，紫玫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一样，整个人轻得似乎要飞起来了，又似乎要坍塌下去了，手里却沉甸甸的异常沉重，压得她快要窒息了。

手里的东西越来越重，越变越大，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省高等学校毕业证书”。这些大字正眨巴着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紫玫，让她更加不舒服。

紫玫的目光穿过这些沉甸甸的证书，看见了家乡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稻田；家门口含苞待放的粉色的荷花；翠绿的小伞似的荷叶下孩子们明净的双眸；母亲有点佝偻地穿梭在田间地头的身影，看着看着，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暖意。青蛙弹奏出的美妙乐曲也随即飘进耳中，浸入心田，把紫玫送到更远的时空中去。

乡村小路上，扎着马尾辫背着斜挎碎花布书包的瘦弱小女孩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正蹦蹦跳跳地向学校跑去，心里欢快而神往；那条被丈量过无数遍的小路越走越长，剪着男孩一样的短发，穿着一身牛仔衣裤的少女手里抱着一摞书，目光里满是倔强和不屑，慢腾腾地朝着学校走去；那条漫长的小路越走越宽，披肩长发，一脸俊秀，圆润丰满的姑娘眼里满是希望和憧憬，快步向学校走去；越走越亮的路一直延伸到大城市，变成了一条条宽敞油亮的柏油路，顶着一头大波浪式的卷发，一身时尚的女子，满脸的幸福，满眼的快乐，慢慢地在校园里踱着……

踱着踱着就来到了校园外面，那条由短小而不断变长，不断变宽

的路在校门之外绝情地戛然而止，在学校围墙之外，紫玫发现根本没有路，前面是白茫茫一大片。于是，她想起了鲁迅的话“路是本无所谓有的，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成了路”。恍惚间，她就来到了繁华都市的十字路口，前后左右全都是路，一条条路干净、宽敞、向远方无限延伸下去，突然，一条条大路变成了一条条白色的带子在紫玫眼前不停地晃动，飘摇、晃动，飘摇间，白天拥挤的人才市场里一张张充满焦灼的脸渐渐变成铁青、泛起嘴角瘵起的一个个大泡正在越来越大，最后像缺氧的金鱼口中吐出一串串大气泡在紫玫面前晃来晃去，晃得她眼花缭乱，缭乱，那一串串气泡又变成了招聘单位那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那挑剔的像刀子一样锐利的尖刀，一点点扎进肉里，痛彻心扉……

看着毕业证书上醒目的几个大字“货币银行专业”，紫玫忍不住哑然失笑。小学教师的父亲和高中的老师为她策划的未来，和钱有关的这个上好的专业能保她一生衣食无忧，生活幸福。可如今，自己却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乡的都市里流浪着，连和钱无关的很平常的只有几个职员单位都无法走进去，那些到处是花花绿绿的钞票，让人看看也过瘾的单位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紫玫，一个倔强的才华横溢的女孩，八岁就会写诗，小学到高中的作文天天被当作范文，高考作文满分，是怎样在父亲和老师“有理走遍天下”的教唆和威逼下放弃了自己的作家梦，看着父亲把自己的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一把火毁灭掉，坚定地走进家长和老师为自己设置的未来当中。

从此，倔强、浪漫、作家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名词填充着紫玫偶尔空虚的梦，一切为了高考，一切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在乖顺的现实生活中紫玫没有空虚的时间。

看着手中华丽的烫金边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名目的证书，紫玫感到了空虚，前所未有的空虚，空虚到了灵魂出窍，活着变成了一种虚无。

就在昨天，这些烫金的各种证书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讽刺。上千份求职简历都是紫玫怀着希望和憧憬小心翼翼地郑重地双手捧给一家家招聘单位的，但每次的结果都是泥牛入海，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打击，原本脆弱孤傲的心一次次裂成碎片后，还未完全愈合之际，又



再次被撕扯得鲜血淋漓，直至最后绝望、麻木、冷硬，结起一层又一层的老茧。

然而，昨天，紫玫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家矿泉水公司的面试通知，准确一点说是一个送水站，而非公司，但紫玫也感到欣喜异常了，这是多少个月来，几百个日日夜夜以来的第一份收获，应该值得庆贺，职位是文员，还是坐办公室的，紫玫满足兴奋得快要流泪了，甚至开始在向仁慈的上帝祈祷了，觉得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发了善心。

面试现场，和紫玫竞争这一岗位的是另一名年纪相仿，好像也是刚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紫玫用挑衅的眼光看了对方一眼，对方瘦小，脸色蜡黄，还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雀斑，扎着一个马尾辫，穿着蓝色的运动衫，白色的旅游鞋，怎么看都属于那种不养眼的很容易被忽视的对象。紫玫再审视一下自己，个子适中，长得圆润丰满，皮肤白皙，特别是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葡萄，让人过目不忘。一身廉价却得体的职业套装，更是把自己衬托得成熟而风韵无穷。紫玫在心里暗自得意，在外形上自己已经打败了对手，接下来的面试无疑对方只是一个陪衬。

面试的第一关是核查资料，毕业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等相关证书，这一项，两人似乎打了一个平手，没有高下之分。接下来是实际应战，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真正体现水平的一环，无法进行滥竽充数，也无法作假，有两个工作人员各在一边监视着，紫玫和对手轮番上阵，真刀真枪一拼高下：进行打字速度比赛，赢了的一方留在办公室，负责接电话和文字录入工作，输了的一方跟着运水车外出，主要工作就是像民工一样搬运矿泉水。紫玫第一个上阵，她胸有成竹，坦然坐在电脑面前，关于打字，她平时练得不少，一直自以为是打字高手了。一声“开始”的令下，紫玫灵巧的双手就像在琴弦上飞舞，一首首悦耳动听的歌曲便流淌出来，紫玫陶醉在了歌声中，电脑显示结束紫玫亦没有发现，旁边的工作人员叫道“可以了”，紫玫才如梦初醒般缓过神来。

对手上场了，紫玫看着她平凡的相貌和由于紧张而呈现出来的委琐样子不由得暗暗发笑，一声“开始”，就只听见“噼噼啪啪”的键盘响声，那响声时低时高，忽重忽轻，毫无章法和韵律，一看就知道

对方是新手，这种情况往往是由紧张而至。紫玫的脸上挂满了成功的喜悦。

看着对手低着头，搓着两手，小心翼翼地退到后面的样子，紫玫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

两位工作人员查看了比试结果后大声宣布，紫玫每分钟打字的速度比对手慢了10个字，紫玫的对手留在办公室，紫玫跟车。

“怎么可能”，紫玫自言自语地重复了好几遍，就像以前所有意外一样，之前，紫玫都是信心十足的，例如高考，虽然紫玫觉得自己讨厌X Y Z，讨厌氢气氧气，牛顿定律，但自己把课本每一页都倒背如流了，把书都看成腌菜一样可以下锅了，因而底气就足了，也因此相信上帝会看在自己勤奋的份上会让自己如愿的。高考场上，紫玫也是像今天一样信心十足地轻松地愉快地渡过的，之后，也是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等待想象中的成功。但结局却是一样的惨烈，高考进入的是一所大专末流学校，平时成绩比自己差的同学都上的是本科。今天，却又输给了一个其貌不扬笨拙俗气的女生。

天理何在，是上帝在嫉妒我，还是我哪里出了问题，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我也。紫玫无法得知，陷入了更深的伤痛和悲哀中。

对手在办公室门外和其他搬运工一起搬车上的空矿泉水桶，她瘦小的背影在堆积如山的矿泉水桶中穿梭，显得更加瘦小，像蚂蚁一样晃来晃去。

工作人员又催促了紫玫一遍，赶紧去搬矿泉水桶了，等这车下完了，我们就发盒饭，吃完了你还得跟着车出去呢，今天就算你们正式工作了。

紫玫强忍住要喷涌而出的泪水，强打精神参与到搬矿泉水桶的队伍中去。

紫玫以风卷残云的速度吞下盒饭中难以下咽的饭菜，找了一个借口，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家单位，心里充满了屈辱。

紫玫想，如果父亲和辛辛苦苦培养了自己多年的老师们知道自己手里拿着一堆花花绿绿的各种证书找到的却只是不需要识一个大字的民工就可以做的工作时，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呀！

想到父亲，紫玫觉得身上一阵阵发冷，她紧了紧衣服，把自己蜷



缩成一只蜗牛，伸出发抖的手提起沉重的 I C 磁卡电话机的话筒，费力地按着数字键，话筒里立即飘来一阵悦耳的音乐声，但紫玫没有心情去欣赏，她头脑一片空白，机械地把话筒放在耳朵上，刚放上就听到话筒里飘来一个声音“紫玫吗？”

“嗯，是我，妈妈。”

“你怎么说话有气无力的，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紧呀，有没有去看医生？”

母亲的声音里充满了焦灼和哭音。

紫玫赶紧打起精神，“妈妈，我没事，刚才是话筒没拿正。”

母亲嗔怪地骂道：“你个死丫头，这么大了，做事还是那么大大咧咧的，我有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弟弟都生下来了。”

紫玫笑道：“好呀，那我明天也找个人赶紧嫁了。”

母亲乐得哈哈大笑，“就是，就是！”，顿了一下，母亲收敛起笑容，严肃地说道：“紫玫，你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不要怕苦，这年头找工作多不容易呀！还好，你爸帮你选了一个好专业，不然上哪找工作呀，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听见了没有？”

紫玫鼻子一酸，把泪水强行咽回肚子里，答道“我晓得了。妈妈，你要保重身体！”

“我无所谓啦，只要你们好，我们做父母的就满足了！”

紫玫没有再听妈妈絮叨下去，匆忙挂断了电话。紫玫知道妈妈下面要说的话，“只要你们幸福，我们明天就闭眼也知足了，我们活着还不是为了你们！”确实，父母为了自己，什么苦都可以忍受，有好吃的总让我们吃，觉得我们吃了也就抵得他们吃了，只要我们幸福，让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意。

这些话紫玫都听腻了，有一次她忍不住生气地大声驳斥母亲：“依你们的观点，父母都是为下一代而活，每一代都为了下一代而活，那么一代都不会活得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每一代为下一代付出的同时，也活好。”母亲听了紫玫的话后一时语塞。

紫玫的心里酸酸的，她不想父母为自己付出那么多，她希望父母也能幸福，同时她也不想以后像父母一样为了下一代而活着。

紫玫不敢想象父母要是知道自己所谓的工作都是谎言，而自己正流浪在城市的街头时会怎么想。

二

夜更深了，昏暗的路灯把都市的街道变得更加光怪陆奇，一个个妖艳的女子袒胸露背，扭动着水蛇一样的腰姿，晃动着熊猫一样的眼睛不停地诱惑着过往的男人们，还时不时挑衅地打量着紫玫。紫玫觉得心里一阵翻江倒海，但内心深处却忽然飘过一个念头：好想有个家！如果哪个男人此时过来对她说：“走，跟我回家”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她好想歇歇！

但这念头刚一闪过，紫玫就感到了脸一阵阵燥热，暗骂自己怎么这么贱呢！当年，班花李晓娟找了一大款给人当起了二奶，开着宝马车来上课，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耀武扬威的在班上扬来扬去时，紫玫和女同学们都恨死了她，觉得她丢尽了女同胞们的脸。当时，紫玫骂她骂得最带劲，也最恶毒。

紫玫收起这些可怕的想法，走向那条狭长阴暗的小巷，那是通往她蜗居的地方。

小巷里，各种小贩们扯着喑哑的嗓子大声叫卖，有卖旧书的、袜子围巾的、劣质香水和女性饰品的，真是应有尽有，紫玫花了一元钱买了三本旧书，想用它打发那魔鬼般的夜晚。

紫玫拿着书，心里踏实了一点，紧绷的身体也不由得松弛下来。鼻孔里便飘进了一股股香味，那是最熟悉的小锅米线和烧烤的味道，浓烈而诱人，看着络绎不绝的食客，紫玫涌出的念头却是：“你们这里需不需要小工呀，不给钱也可以，只要供吃住就行！”紫玫强烈地想要得到一份工作，不管什么性质的。紫玫还真着了魔一样走上前去叫道“老板！”

一个秃顶肥胖的中年男子扑闪着一对小眼睛走出来，似笑非笑地盯着紫玫问道：“小妹妹，什么事！”听着他发嗲的声音，紫玫犹豫了一下，老板的眼睛却像湿漉漉的苍蝇一样在紫玫的身上来回逡巡，



紫玫的胃一阵痉挛，她强忍住恶心，把“你这里需要招工吗”改口说成“要一碗小锅米线，带走！”说完，紫玫觉得肚子正难受得打紧，一天没吃东西了。

这时，紫玫的传呼机响起来，是男朋友的留言，问她休息了没有，他明天就回来了。

紫玫的心快乐起来，一切不愉快都灰飞烟灭了，摸着兜里最后的50元钱紫玫也并不觉得可怕了，她还很慷慨地买了两串羊肉串，一路哼着歌。

紫玫的男朋友在省外一所重点大学读英语专业，这是一个很抢手的专业，很好带家教，好一点一个小时可以赚30元钱。

不像紫玫的专业，想当家教都无门，唯一的特长就会写一手好文章，可是在这个步履匆匆的年代，文学没法养活自己，除了让自己孤芳自赏和清高之外，没什么用处。

想起男朋友，紫玫的思绪便回到了高中那个青涩纯真的年代。

男朋友陶林和紫玫在高二文理分班后是一个班的。那时，16岁的紫玫怀揣作家梦，刚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一首名为《心结》的诗，激情高涨地憧憬着自己的作家梦，勾勒着未来美好的人生。但现实的一记闷棍却把她打得失去了知觉，父亲和老师强行把她塞进理科班，父亲一脸冰霜地威胁道：“如果你坚决要读文科，从此断绝父女关系！如果你读理科，考不上，我让你补习，直到考上为止。”老师眯着泡肿的双眼装出慈祥的样子慢悠悠地说道：“有理走遍天下，这是至理名言，读文科没出息，我们都是为你好！”

紫玫的一部长篇小说，她心血凝聚成的青春也就在这一刻被父亲的一把大火毁灭殆尽，美其名曰：“背水一战”。这个典故，被父亲和老师巧妙运用到了极点，不愧都是语文老师，紫玫滴血的心苦笑着古人的英明。

紫玫从10多人的文科班被曳到70多人的理科班，晕乎乎地走进教室，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晃来晃去，都是X、Y、Z，水分子、氢分子、有机物、无机物这些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东西，自己从此就得天天和它们为伴，得一个个攻下它们，紫玫的心不由得一阵阵紧缩，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蜷缩起来。

进了理科班，紫玫变得沉默、孤独起来，一个天才作家充满感性的人穿梭在逻辑思维和理性的世界里，语言成了最大的障碍。

紫玫的心静下来了，不用天天听父亲的唠叨：“你喜欢什么不好，偏偏去写什么狗屁文章。文人，在什么年代都是最遭殃的，一场运动来了最先倒霉的就是文人！”紫玫不知道父亲经历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运动究竟有多可怕，只知道在自己的笔下一切是快活自由幸福美妙的，一个用笔营造的世界，其乐无穷。编辑部给紫玫的信被父亲扣压了，紫玫便不断更换笔名，偷偷地进行着一切，和父亲玩起了斗智斗勇的侦探与反侦探的游戏，把父亲的头发玩成了霜的颜色，嘴皮磨成了蝉的茧子。

长大了的紫玫乖乖地走进了理科班，父亲的心病痊愈。

紫玫在理科班，透过窗户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紫色的太阳，在日记里写道：“人活着，要是只为自己活，该多好啊！为了父亲，为了家，一定要考上大学，攻克下数理化，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刚写完数理化三字，头就一阵眩晕。

从此，黑色毛衣，黑色牛仔裤，黑色皮鞋，齐腰黑色长发便是紫玫的装扮，随身携带的永远是三件宝物：数学、物理、化学。拿手的语文英语便安静地躺在抽屉里，等待着主人偶尔的光顾。

一个黑色孤独的身影在校园里像幽灵一样穿梭，号称“独行侠”。

“独行侠”便成了校园沉闷生活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成了男生们钻出数理化题海高山后津津乐道的谈资。黑色的身影，白皙的皮肤，孤傲清冷的双眸像一潭望不到底的秋水，圆润的体形凸显出青涩果子的成熟在即。

陶林却是个例外，从来不和男生们一起谈论“独行侠”，一听别人提及，便反感地走开。

一个冬日的傍晚，夕阳西下，寒风呼啸着卷起枯枝败叶在天空中恣意横行，张狂着、放肆着、狂笑着，像一个主宰着世界命运的恶魔在得意地展示着自己的淫威。

紫玫坐在校园后山的一座宽大的墓碑里看书，这是晚自习前紫玫最喜欢去的地方，安静、独特、可以避开冬日恶魔的肆虐。坐得太久，紫玫觉得腰有点酸胀，遂抬头活动活动，突然发现斜对面的一棵大树



下在夕阳的余晖里闪出一条黑影。紫玫浑身的血液都快要冻住了，“难道坟地里真有鬼”，都怪自己平时不听大人们的话，大人们说什么自己偏不听，反倒要逆而行之。紫玫屏住呼吸，壮着胆子朝黑影看过去，只见一个身材中等白白净净的男生正对着自己笑，正是同班同学陶林，紫玫突然想起一首诗：“你站在大桥上看风景，你却成了桥下驻足那人眼中的风景”，不知道这家伙在这儿偷窥了自己多长时间，紫玫没好气地说道：“陶林，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陶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呀，汪紫玫呀，你也在这儿，真巧呀，你不站起来我还没看见你呢！”

没想到平日里从来不跟女生说话，成绩永远是全年级第一，第二名就比他低了一百多分的女生们眼中高傲得不近情理的陶林一点架子也没有。

“你在看什么书呢？”陶林问。

“物理。”两人就这样聊起来。

快要到上晚自习的时间了，陶林说：“你先走吧，我在后面帮你站岗。”

紫玫微笑了一下就独自朝着学校走去，没有回头，却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一直紧跟着自己，紫玫的脸像天边的晚霞燃烧起来。

第二天傍晚，紫玫又到同一个地方去看书。当她从墓地里站起来往斜对面的大树底下看去，没有陶林，也没有黑影，她放心地往学校走去。刚走了几步，在另一墓碑前突然窜出一个黑影，吓得紫玫尖叫一声：“啊！”

“别怕，是我呢！”陶林边微笑着边向紫玫走来。

紫玫定睛一看，真是陶林，她用眼睛狠狠地剐了陶林一眼，愤怒地说道：“怎么又是你，吓死我了！”

“这一直是我的老窝，很巧，你也喜欢来呀！”陶林依然笑道。

紫玫在心里骂道：“呸，撒谎都不高明，什么在我先来，这一直是我的领地，我以前刚来时到处侦察过，这是一个连鬼都不来的地方，我才选做自己的领地，这也符合我紫玫的性格，去别人不去的地方，干别人不干事的事。”

紫玫冷笑道“原来如此呀！那是我侵占了你的领地了，真不好意思

思，明天起我就不会妨碍你了！”

陶林急得舌头都打结了，说道：“不，不，不是，是你先来，我，我后来，你以后天，天天来，这是一个好地方！”

紫玫看着他的窘迫样，“扑哧”一声笑了，见紫玫不再生气，陶林的紧张才慢慢消退，讨好地望着紫玫笑，还一个劲地说道：“谢谢！谢谢！”

紫玫心里暗笑“这书呆子真好玩！”她故意板起面孔说道：“谢谢我什么呀？我又没帮助过你？”

陶林不好意思地说道：“谢你不怪我侵占你的领地呀！”

紫玫故意大方地说：“这又不是我家，我没有权利去管别人，所以你也用不着谢我！”

陶林一边不住地点头，一边不停地傻笑。

此后，每天晚自习前，紫玫看完书回教室时总能看到陶林，但他是在墓地外的路边，不敢侵入紫玫的领地半步。

每次见到紫玫来就呵呵地傻笑说：“你又来了，这地方真不错！”

紫玫在心里暗笑“什么叫我又来了，这话该我说才对，真好意思说。”紫玫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脸见到自己后紫一阵白一阵的，觉得有点可怜，把快要喷薄而出的笑忍住了，说：“如果你喜欢这个地方的话，下次找个宽大点的墓碑躲好了，冻出人命来我可担不起责任。”

陶林一听，乐得边搓手边跺脚“谢谢你让我来这里看书，我就在你旁边的那棵大树下，我保证绝对不会影响你看书。”

紫玫说：“树下太冷了，你找个宽大点的墓碑坐进去暖和点”。

陶林说“不冷，不冷，只要你能让我天天来这里看书我就感激不尽了。”

紫玫的心里漫过一丝温暖，这个书呆子不会对自己有什么企图吧，这念头刚闪过就被另外一个声音制止住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书呆子，能知道什么叫爱情，他就是一典型的书呆子，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想不会做的，别担心。

再说了，紫玫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身高要有一米八以上，浓眉大眼，不戴眼镜，一看就属于高大潇洒型，能遮风挡雨的那种，而且还得会弹一手好吉他，边唱着忧伤的情歌边弹着吉他走向自己，两人一见钟